

责编：郝青 邮箱：haoqing5@sina.com

执著手炉数十载



在京城高碑店文化街，一个“中国手炉文化博物馆”悄然准备就绪。

收藏这“手炉”的叫孙文雄，记者在现场看到，他收藏的文物品类很多，藏品有上万件。但对“手炉”却情有独钟。目前，他收藏的“手炉”已近千个，种类繁多，各成系列。据专家考证，手炉是从火盆使用中演变过来的。到了唐代，人们开始用铜制成手炉，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当时的手炉里面放火炭或尚有余热的灶灰，小型的可放在袖子里“熏衣炙手”。在明清时，手炉制作达到了高峰，我们从存世的实物、史料及文字、书画作品中，不时可以寻觅到佐证。



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，铜手炉已退出生活的舞台，逐渐被人遗忘。但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，铜手炉开始在书刊杂志和拍卖场上频频亮相，一只明清时名家制作的手炉价值达数万元。手炉以丰富奇异的造型，精湛华美的工艺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

说话间，孙文雄拿出一个手炉说，特级手炉工艺精湛，图案纹饰考究，大都刻有历史故事，寓意深刻，刻画生动，栩栩如生，美妙之极。

因居住条件所限，加之瓷器等物品难于存放，孙文雄逐渐将精力偏向铜器，收藏了不少铜熏炉、铜壶、铜锁、墨盒、烟具等。再后来，又由这种“收集式”的收藏转向“专项系列”收藏。

如今，手炉一般不会用来当作暖手用具了，收藏者大多是将其搁置在博古架上，作为摆设来欣赏，另外，还可用来代替熏炉焚香、用作插花道具等。收藏手炉不仅能够增值保值，更主要的是满足人们追求生活质量和精神品位的要求。

“做什么事情都不容易，要花精力和时间，还需要执著和毅力。”孙文雄说，“我既然选择了这项收藏，就要坚持把它做下去！”



每件展品都有详细的记载，并分类摆放。



近年来，随着文化修养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，民间收藏蓬勃兴起。他们收藏的物品不仅数量众多、品种齐全，有的甚至是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。不过，尽管民间收藏热情高涨，但技术缺乏、条件制约等原因又影响着他们的积极性。可以说，不少从事民间收藏的人都处于尴尬的边缘。很多时候，他们的努力不仅是一份爱好，更是一份对于文化的坚守。



民间收藏 玩儿出大名堂

本报记者 郝青文/图



馆长姚远利对自己收藏很心慰。

来到文化气息浓厚的高碑店文化街，一座古朴凝重的古代石坊映入眼帘，这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。石坊上雕刻着众多科举题材的图案，用它来做博物馆的大门，有点题之意，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物，旁边的说明上写着是明代的遗存。

从2007年创办至今，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已坚持了5个年头，这让馆长姚远利引以为傲。在这里，他的博物馆算得上是地标建筑，大门外伫立着几块巨大的墓碑和石像生，这些文物原属于乾隆皇帝四公主墓地神道，当地文物保护单位“借”给他用，他觉得能给博物馆提气，顺便也能将这几件文物保护起来。

博物馆的正厅和东西厢房都布置成了展厅。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科举匾额，精选出一部分高高挂起。展厅中，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科举的历史，从隋朝算起到清光绪年废止，1300多年的科举史一目了然。最大的一个展厅分成了文科举与武科举两部分，很多物件都让人惊讶，清朝武举人考臂力的石头，有的重达300多斤。

博物馆的二层，收藏着清道光十二年同一科状元、榜眼、探花所题写的匾额。状元吴钟峻题写“高步蟾宫”，榜眼朱凤标题写的“太史”，探花季芝昌为家乡父老题写的“匡邪弼恶”。“能收集到同一科的匾额，弥足珍贵。”姚远利说。

平日里，博物馆总是冷冷清清，少有参观者。事实上，姚远利的博物馆现状也是整个中国民营中小型博物馆的缩影，由于资金不足、又缺乏政策上的支持，很多民营博物馆都有着这样的尴尬。他的努力，与其说是在守护他那些珍贵的匾额，不如说是在坚守一份文化的理想。

醉心匾额一份情

在高碑店文化街，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算得上是地标建筑。



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科举匾额。



展厅内，系统地梳理出了中国古代科举的历史。